

音/乐/欣/赏

歌剧传统的汇流 歌剧之王的登基

◎任海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专家)

因为威尔第的歌剧《里格来托》的上演,具有悠久传统的意大利歌剧以一种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论对意大利观众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观众而言,一场歌剧艺术的革命已经发生了。

《女人善变》： 意大利非正式的“国歌”

意大利向来被世人看做歌唱的国度,世界名曲不胜枚举。而众多的名曲之中,有一首歌被当做非正式的“国歌”,不仅意大利人爱唱,地球上到处都有人喜欢,这就是《女人善变》。

一百六十多年前,在威尼斯上演威尔第的歌剧《里格来托》,从此在世界歌剧的宝库中增添了一部始终受人喜爱的顶级杰作。这是一次完美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富于歌唱天赋的意大利人就让其中的《女人善变》这首曲子响彻了城市的各个角落。随后这部歌剧弥漫整个欧洲,具有悠久传统的意大利歌剧以一种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论对意大利观众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观众而言,一场歌剧艺术的革命已经发生了。

创作此剧时的威尔第,当时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公认的歌剧大师,他的《那布科》使他成为意大利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许中国的观众还记得电影《茜茜公主》中的情节,当时意大利北部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具有抗争意识的意大利艺术家为到访的奥地利皇帝和皇后演出的剧目就是《那布科》,令在场的所有权贵为之变色。而1900年的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的合唱也是选自此剧,用来表现“意大利之夏”的主题。早年的威尔第所表现的意大利特性,到现在依然被意大利人深深地认同。

歌剧《里格来托》的影响： 远远超过雨果的原著

随后,威尔第与欧洲的艺术风潮开始同步,他与维克多·雨果合作,将雨果的《欧那尼》改编为歌剧。在文化艺术史上,“《欧那尼》事件”是十九世纪欧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



威尔第《弄臣》剧照

浪漫派正式进入主流艺术之中。雨果此剧在巴黎首演时,传统的古典派和革新的浪漫派将剧场变成了战场,一派起劲喝彩,另一派则大发嘘声,乃至双方大打出手。当然,此后革新的力量势不可挡,戏剧、诗歌、绘画、音乐等等都开始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威尔第的立场不言而喻,改编《欧那尼》的成功也使他深深爱上了雨果的剧本,其中感人至深之处引起威尔第的强烈共鸣,他将目光集中到雨果的另一部剧作《国王寻欢》上。

但这个创作过程却变成了一场和周边势力的拉锯战,在反复无常的审查制度下,这部剧被加上“有伤风化”“影射”等罪名。这个“最伟大的主题,并且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戏剧”竟然遭受如此境遇,使威尔第激愤不已。他和脚本作者皮亚韦不断修改,不断周旋,“在一次咒骂和另一次咒骂之间”,写出了辉煌的总谱。几年的折腾之后,终于在威尼斯找到了演出的机会,而这次演出现在被威尼斯人视为永远的光荣。

此剧在雨果原作的基础上,做了不少的改动,置换了故事发生地、调整了角色身份等等,所以期间威尔第曾以情节核心将此剧命名为《诅咒》,最后才用主角的命名为《里格来托》。传统歌剧的主角通常是正面人物,里格来托却是一个驼背小丑,而且是双重人格的典型,这样的画风对很多当时的观众来

说是闻所未闻。中文翻译中往往也根据主角的身份把此剧译为《弄臣》。

里格来托是曼图亚公爵身边的宫廷小丑,为人刻毒刁钻,热衷于撺掇风流成性的公爵淫人妻女。蒙特内罗伯爵的女儿被公爵玷污,伯爵气愤地找公爵理论,却被里格来托百般戏弄羞辱,伯爵于是发出诅咒:里格来托必遭报应。这个诅咒其实是此剧的主题,也是威尔第先前以此命名此剧的原因。原来里格来托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吉尔达,他将她藏在一个隐秘之处抚养。公爵化妆跟踪里格来托,见到了吉尔达,吉尔达堕入情网。廷臣也跟踪里格来托,误以为他私养情妇,于是绑架了吉尔达交给公爵。得知公爵玷污了自己的女儿,里格来托发誓报复,找到职业刺客去刺杀公爵。但真爱公爵也因公爵放荡而绝望的吉尔达,却甘愿替死。最后,里格来托陷入疯狂悲痛之中。

这个悲剧所遭受的指责,雨果也遇到过,他专门为此作文加以阐明。作为主角的分量,里格来托比一般的故事性主角更重,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整部剧都可以看做他一个人的精神象征。他痛恨世界,公爵不过是他的玩偶,是他践踏世界的工具。而另一面,他作为父亲,又极为珍视弱小而纯洁的美好。但最终,他对世界的践踏将自己打入黑暗的地狱。这种变形的悲剧,显然远远超出

了好奇式的观剧期待,而在思想观念层面有所探究和建立,其真正的意义,按中国话说,正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威尔第对此深有感悟,才会称之为“最伟大的主题”。也正是这种层面的把握,威尔第铺展自己音乐篇章的过程才如此得心应手,以至于歌剧《里格来托》现在的影响远远超过雨果的原著。

天才的平衡感： 音乐和戏剧的色彩融合相映生辉

此剧情节的戏剧性毋庸多言,而威尔第天才的戏剧感则将音乐和戏剧的色彩融合得相映生辉,更为突出的则是在音乐方面的创新和建树。简单来说,歌剧发展到威尔第的时代,意大利与法国、德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妨说意大利以唱为主,以乐为辅;而法、德则以总体的乐队为中心,声乐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到了威尔第手上,这两种传统交流交融,既保留了声乐方面的长处,又在乐队方面颇多创新。从效果上来说,意大利观众无任何不适,又倍感音乐的新奇。这也是现在的观众如此喜爱威尔第的原因,他的歌写得那么好听,甚至忍不住会哼几句;他的音乐色彩又那么丰富,充满动力。能够在保留民族传统、不伤根系的情况下,大胆地突破、改革、实验,实在是需要天才的平衡感。

这部剧中优美的唱段比比皆是,比如四重唱《爱之娇子》、吉尔达的《亲爱的名字》、里格来托的《我俩相同》等等,而且唱段与剧情和人物情绪结合得极为熨帖。而《女人善变》则是威尔第早已成竹在胸的唱段,知道此曲一旦出口必定大火,直等到彩排前一天才写出谱子,而且要求剧团严守秘密。果然,首演的第二天,威尼斯全城都在唱此曲。能写出优美的唱段本是威尔第所长,在此剧中却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而更多地是设计合适的唱段建立总体的戏剧形象。在此剧中,没有合唱,也没有辉煌的终曲,这本是传统的格式,也是威尔第的长项,但他断然去除。像吉尔达这样的角色,没有独立的咏叹调,其实深思之下不得不佩服他的匠心。

学生时代的威尔第就在对位法方面下过苦功,后来的音乐创作中显示出他远不止是写唱段的能手,在乐队方面的能力可与任何

交响作曲家相较。立足民族特性而弄潮于世界前沿,则以此剧为标志,意大利大歌剧的面貌由此一新,其完美使后来者赞叹不已,至今仍然无愧于任何歌剧榜单的前列。《里格来托》也是帕瓦罗蒂在斯卡拉歌剧院开创自己歌王生涯的起点,他演唱的公爵已成为经典。

从这部剧开始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威尔第的黄金时期,随后他写出的《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都是一等一的高峰,歌剧之王的杰作更新了世界的舞台,至今依然是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们的耳福。

延伸阅读

威尔第:让意大利歌剧 放射出新的光芒

朱塞佩·威尔第是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塞托附近的一个小酒馆经营者家庭。主要代表作品有歌剧:

《纳布科》《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奥赛罗》《阿伊达》《西西里晚祷》《法尔斯塔夫》《假面舞会》《唐·卡洛斯》。声乐曲:《安魂曲》《四首宗教歌曲》。

威尔第使意大利歌剧放射了新的光芒,他是一个个性显著的人物。威尔第的伟大,在于他晚年接受了瓦格纳的影响,虽然不是模仿他,但却提高了他自己的歌剧理想。结果他写出了《阿依达》(应埃及总督之请,为苏伊士运河通航典礼于1870年创作的四幕七场歌剧《阿依达》),这是一部纯粹的意大利式作品。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威尔第

连载

责编 程艳艳

失窃的天书

推理小说

松鹰 著

连载 31

“那个目击者叫什么名字?”筱红问。

“叫区小华,是文联的打字员。”

筱红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并和车夫交换了一下眼色。

韦群说:“但钱诚不承认有这事。这个区小华与钱诚关系很好,是钱的粉丝。她无意间向同宿舍的一个姐妹说了这事,后来又否认了。警方还询问过钱诚,为什么绑架者会指名他去送赎金?他说都知道自己是骆汉生的学生,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嘛。可这事,总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区小华还在文联吗?”车夫问。

“不在。事后不久调到妇联去了。”

车夫和筱红从作协楼出来时,两人都有一种微妙感觉,但又不完全一样。这次调查的结果出乎车夫和筱红的意料。他们没想到钱诚的底细竟这样深,也没想到省文联的内部也如此复杂。

车夫回过头瞥了一眼身后的两幢红瓦小楼,夕照把两座楼顶染得血红。最上层的一排窗玻璃,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筱红的心情却很兴奋,她为这次调查的收获感到激动不已。走在梨园路的沥青道上,她竟有一种步履如飞的感觉。

那头不可一世的“钱小雕”,终于被逮住了尾巴!

文庙街22号。岚山市文联小会议室。

文联有关领导听取车夫和筱红的汇报。

蒋学贵走进来时,脸上没有表情。他今天的情绪实际上很恶劣,心理上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是没有显露于色而已。

上午他去市委开会,中午刚赶回来。出市委大院时,在红楼前的喷泉旁,正巧遇到司马宏。司马宏穿一件府绸短袖衫,正和剧团的一位头儿在说什么。他看见蒋学贵,用手向对方示意了一下,疾步走过来,劈头盖脸就说:“你们去调查钱诚干啥嘛?”“这个……是文联党组定的,只是正常的干部审查。”蒋学贵嚷嚷着解释说。

司马宏当即沉下脸来,没好气地训斥道:“你们市文联是昏的。你这个书记也是昏的!钱诚的事,部里已经审查过了。根本用不着再调查了嘛。”

蒋学贵很狼狈。他不好说调查的事已经在进行,停不下来了。但从司马宏异乎寻常的态度中,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事态可能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

“这样去调查是错误的!你们应该赶快刹车。”司马宏的眼睛射出两道严峻的光,盯着蒋学贵,武断地说。也不理会蒋学贵的反应,说完他即掉头而去,回到喷泉旁,继续和那戴贝雷帽的头儿谈起来。蒋学贵呆立原处,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此刻他走进文联小会议室,心头还压着这个浓重的阴影。

郝柏臣和雷鸣已经先到了,两人随意地坐在椭圆桌旁。郝柏臣的脸色红润,斑白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雷鸣戴一顶牛仔帽,神情沉静。桌前搁着笔记本和冒着热气的茶杯。

蒋学贵在椭圆桌中央坐下,向郝柏臣和雷鸣点了点头。“车夫和筱红都知道了吧?”他随便问道。“他俩马上就到。”雷鸣说。正说着,车夫和筱红推开小会议室的门进来。蒋学贵比了个手势,示意他们把门关严。车夫穿一件浅灰色衬衣,筱红戴着眼镜,齐耳短发。两人表情严肃地在椭圆桌的另一头就座。

白色窗帘垂着。顶棚的小天窗,投下一片耀眼的亮光。透过窗帘的网眼,庭院的菩提树影隐约可见。蒋学贵用元珠笔敲敲桌子,闷声闷气地说:“开始汇报吧。”

车夫清清嗓子,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去省文联的情况。包括杨处长的介绍和省作协副主席韦群提供的情况。为了提请领导的注意,最后他说明道:“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钱诚和骆汉生绑架案确实有牵连。情节比较严重。”

筱红推推眼镜,提高声调补充说:“为什么绑架者指名要钱诚送赎金?这有点说不通。还有,区小华为什么后来改口,说没有看见钱诚同绑架嫌疑人说话?有太多的疑点。”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蒋学贵又祭起了矛盾上交的法宝。

西蜀秘史

之萧楷成

杨虎 著 连载 42

一个人要有所成,艺与德不可缺一。梨园行尤其如此。

千百年来,伶人们奉唐明皇为祖师爷,却忘了这位皇上是兴起玩票,伶人们对他而言,不过是“倡优蓄之”而已。

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梨园行渐渐形成了极具行业特点的江湖气息,那就是:成“角”你就是个王;没成“角”,一辈子就只能跑龙套,吃别人的残羹剩水!

江湖气息既能成人,更能毁人。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像萧楷成这样少年成名、青年被毁的童星在川剧界大有人在。与萧楷成同时代的“资阳河派”花旦谢海潮就因演唱《沉香亭》戏技超群,遭同行邓秀芝嫉妒,朝她杯中撒药,就此哑了嗓子……

萧楷成是幸运的,在其川剧生涯关键的时刻,他先是得到了名师刘育三指点,从“娃娃生”改习小生;再以《十美图》钻箱箱轰动全川,一跃成“角”;再因川剧班子“三庆会”的成立,而与川剧界素有“康圣人”“戏圣”之称的名演员康子林风云际会,莫逆相交,写就了自己德艺双修的人生传奇。

康子林是四川邛崃市人,擅演吕蒙正,在川剧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因其悲壮的死亡以身殉戏,哀悼全川。

川剧雏形最早见于《三国志·许慈传》所载:刘备“使冢家假为二子(许慈、胡潜)之容”表演二人不和而有碍国家的事实。至唐,成都出现“杂剧”之称,且有“五人为火”的戏班,有“蜀戏冠天下”之誉。明代,出现“川戏”“川调”,状元杨升庵作杂剧、散曲多种(1983年,作家江曾祺过新都,为杨升庵多舛的命运写了两句诗: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民国伊始,以三庆会为代表的戏班,首次将四川戏曲的五种声腔(昆、高、胡、弹、灯)汇于一班,川剧趋于定型。三庆会的成立和辛亥革命的新气象密切相关:辛亥起,大清亡,民国立。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以康子林等为骨干的“川西派”川剧艺人倡议建立一个不受班主剥削支配而由艺人自己经营的班子。据《荣庆县志》记载,萧楷成当时和康子林齐名,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不愿和康子林同班。他说:“一个老鸨守个摊,一笼不藏二虎。”后经艺人们劝说,他才和康子林等创办三庆会。

三庆会的成立,为川剧的发展带来了改良的崭新气象。他们首创了固定的分帐制,不论名演员、龙套或场面音乐人员,一律按成分帐。逢演出淡季,名演员自动减薪,以保证“下四角”(龙套、马衣、彩女、朝臣)的最低生活。

然而这种有戏大家唱、有饭大家吃的局面却让一些名艺人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吃了亏,于是纷纷退出,另组班子永遇乐,用高价拉走了三庆会不少演员,萧楷成亦在其中。然而康子林在这一时刻显示出了自己高尚的艺德,他不但继续留在三庆会,还特意去永遇乐演了三天义务戏。这让萧楷成深受感动,重返三庆会,就此与康子林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江湖气息浓厚的梨园行,与康子林这样人品高尚者的友情迅速提升了萧楷成的精神格局,使他从所谓“名角”的狭小天地里挣脱出来,向大师之路迈开了步子。

大师之路,以德为先。康子林提倡三德:口德(不讲污言秽语)、品德(尊师爱徒、主角与配角一律平等)、戏德(演出严肃认真、不要噱头)。一次,萧楷成演《吊翠》。戏毕,康子林对他说:“在演调情方面,只能点级一下,不能表演过火。虽然观众在发笑,不一定是笑你演得好,其实有时是笑你做得丑。”萧楷成闻言警醒,从此洁身自好。

大师之路,以艺为尊。康子林嗓音清脆,吐字清楚,行腔委婉,韵味隽永,演戏特别讲究情理,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在《评雪辨踪》中他饰演吕蒙正,从人物内心出发,着重刻画其冷、窘、酸的状态,博得了“活蒙正”的美誉。与康子林相处的日子里,萧楷成虚心向他学习,将不少康派精华融入自己的演技中。

大师之路,以谦操为贵。由于自小辍学,萧楷成自知学识、修养不够。重返三庆会后,他坚持自学文化,常向当时的川内名文化人如赵熙、尹昌龄等请教,上演他们的剧本。并与画家张大千、书法家杜粟庵等交往,学习书画,陶冶情操,酝酿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之质。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1946年冬,萧楷成四肢瘫痪,不得不息影舞台。